春秋分記

四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五　　宋　程公說　撰

楚世本第二

共王　　康王

郟敖

共王

謚法敬長奉上曰共

名審莊王子宣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

成公經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

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二年秋九月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中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

叔夏姬之夫早死弑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
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
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
死于邲宣十二年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
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
来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
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
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穀臣與襄老

之尸以求之（邲之戰囚知罃欲歸罃請殺臣及襄老尸事見三年）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鞌之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克族子）以

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葢（覆也）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宣十八年事見魯）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時晉為魯衛敗齊于鞌齊從楚故）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

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彊其丈切冠音貫之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成公子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

王車為左右則有相臣僕之意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經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經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傳並見鄭

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楚圍宋之役宣十

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族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

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説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救巢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經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鄖

傳九年秋晉侯景公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楚冠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側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

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衆潰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

結成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公子辰

傳十一年冬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傳十二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並詳見晉秋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傳十五年夏六月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經十有六年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厲公）及楚子鄭伯戰于

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音戈）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思文）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庬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罷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

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楚鬬椒子皇四年奔晉及戰呂錡射共王

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經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傳見舒庸）

經十有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公經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救鄭故）

經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冬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

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求成於晉秋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經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傳五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

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而疾討陳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

經七年冬十月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經八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經九年冬十有二月楚子伐鄭

傳九年冬十二月楚子伐鄭是年鄭與晉平鄭及楚平楚莊夫

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經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時晉會諸侯伐鄭

經十有一年秋七月楚子鄭伯伐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以鄭服晉

經十有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十二年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在十年秦嬴歸于楚景公妹為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傳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欲受惡謚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　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節南山亂靡有定為明年會向傳

康王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名昭共王子襄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十五年

襄公經十有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傳十四年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子都郢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都人士

傳十五年春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槖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宫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懐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傳十六年夏六月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

之役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

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經十有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冬十二月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

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

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
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
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
伯有子張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子西
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
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
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
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再宿于城下而還涉於魚

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師曠歌南北風以聽晉楚之強弱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

在西北 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

其君之德也

傳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

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

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公子追舒

經二十有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二十二年冬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洩漏君命臣亦不為王遂殺

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從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音預殺如字又音弑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藺敏修曰楚王將殺子南三泣以告其子棄疾王之泣者有不忍於其父子之間之心也而棄疾以不洩命為忠子南遂死焉嗚乎悲夫棄疾其忍哉

臣子不幸而處於此必有道矣盍亦告於王損其祿離其黨而捨之盍亦告於父致其位辭其人而遠之若是可以少安而忠孝兩立矣初曰淺命重刑臣亦不為不為既而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刑所當誅而有子者皆指以為讎是士師與王為怨府豈理也哉死死無益於其父而重君之過君子不為也

復使蔿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子木為莫敖有

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申叔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經二十有四年夏楚子伐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無功而還齊侯莊公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秋齊侯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諸侯會夷儀將伐齊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吴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晁補之曰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偽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其意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子馮以之

經二十有五年秋八月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二十五年秋七月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史楠曰案世本言屈蕩屈建之祖父也宣公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者為左廣之右至此相去五十八年豈其尚存必左氏之誤也杜預知其不可乃謂之同姓名國與時異而同姓名理或有之豈有同國同時耳目不相遠而偶合耶按屈氏楚惟

一族非若他姓之泛泛者使出於其族則是不諱

其祖父矣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

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

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

也（墊隘處水雨）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遂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冬十月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治也四婢反）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尚書傳云停水曰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九夫爲井）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二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經二十有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傳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之倫切 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音恤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子 相善也伍舉娶於

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布荊坐地）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於晉）子木曰夫（謂晉）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寔多歸生（聲子名）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

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
亡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卬）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殷武）此湯所以獲天
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

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成六年）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事見陳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巫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

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音皮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户郎切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

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鳴伍舉子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涉于氾而歸

經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六月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辛巳將盟于

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

子追正之晉荀盈遂如楚涖盟詳見宋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經二十有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乙未楚子昭卒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夏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子大叔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

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玆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禍

冬十二月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及漢楚康王卒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郟敖

名麇康王子襄二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昭公元年公子圍弑而代之在位四年

襄公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

許男送葬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圍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秋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傳三十一年衛侯襄公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

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
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
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婚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於勇切）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

會於虢尋宋之盟也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於前以自衛新注衛二人分立若離坐離立之類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特緝蒲為王殿屋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言子且自憂此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謂圍此冬簒位不能終州犂尋為圍所殺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非唯暴虎馮河可畏不敬小人亦危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令尹享趙孟
賦大明之首章文王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
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
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詩正月作褒姒烕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
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　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謂將弒君 而先除二子
也 黑肱伯州犂 禍不及鄭何患焉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
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已
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 郟敖子 右尹子干 王子比 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
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
問應為後之辭焉 問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

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　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

春秋分記卷七十五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